皇清經解

二仁12
478
103

仁
478
103

東京大學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尚書疏〕〔傳曰甘有扈郊地將戰先誓〕〔疏曰曲禮約信曰誓〕

〔案曰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者序云戰經云大戰故決之望文爲說也傳云甘有扈郊地者此馬融義也漢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自元魏鄠縣改屬京兆郡唐爲府故釋文云京兆鄠縣卽有扈也攷水經渭水注曰渭水

粵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支那新錢肖物肖

門 D 12
號卷

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先己篇說此事以爲與有扈戰于甘澤卽甘水是也以爲夏后相說苑卷七政理篇又以爲禹則皆誤也

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詩十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禮記四卷曲禮下疏傳曰天子六軍其將命皆卿疏曰六軍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鄭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

案曰鄭云六卿六軍之將者吾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詩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六師卽六軍也毛傳云天子六軍正義云一卿將一軍又大雅棫樸云六師及之常武云整我六師皆是也天子六鄉六遂六鄉之制則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云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是也合鄉遂之衆可制十二軍而但爲六軍者不盡用民也鄭以此經有六軍則夏制與周同矣鄭又云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者夏官凡軍將皆命卿鄭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蓋六官之長六鄉之大夫皆可爲將也六官之長卽是冢宰司徒等六鄉之大夫則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

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是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二卷）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案曰鄭云云者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爲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釋文曰侮亾甫反正如字徐音征○案曰正从鄭說當如字讀）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櫟書傳纂疏二卷○王應麟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氏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疏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盲冬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所取法有扈氏侮慢之所以爲罪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侮慢此五常也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謂三才怠棄天地人正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斆射父辭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

〈案曰〉鄭云有扈氏與夏爲同姓者史記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有扈氏觀射父所謂觀扈者觀卽五觀見五子之歌扈則有扈是有扈爲同姓明矣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夏有觀扈商有姚邳亦以觀扈並言也鄭又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者禮運云播五行于四時月令所記明堂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有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云云大戴禮第六十六說明堂事名盛德篇威侮若孟春行夏令之類是也鄭又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者疏引繫辭文云云以證是也馬以爲建子建丑建寅說本伏生大傳夏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物有三變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于彼文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鄭雖有此說而注書仍不用者有扈夏同姓廢前代正朔不得爲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言三正此說非也

天用勦絶其命〔釋文曰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案曰巢勦古字疑通故馬本作巢〕

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茀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主馬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晉伐齊晉解張御卻克鄭丑緩爲右卻克傷于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于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也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

〔案曰〕鄭云左車左右車右者此左右御三人共乘一車乃士卒之車非將所乘之車也知者魯頌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

然說文卷四下刀部云剿絕也从刀巢聲子小切引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部勦勞也从力巢聲子小切又楚交切引春秋傳曰安用勦民二字迥別當从說文作剿爲是所引夏書今刻作周書誤也

傳曰用其失道故勦截絕也截絕謂滅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案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此經恭作共

傳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釋文曰〕御魚慮反○〔案曰〕明鬼下篇引此三恭字並作共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彼疏亦引宣十二年左傳樂伯語
以證左人持弓又引成十六年晉與楚戰于鄢陵欒鍼爲右
使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
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荆曰不敢自佚備持矛
焉是右人持矛也又引此經云云上言左右下別言御證御
在中央是也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此疏既引成二年傳以說
之又鄭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云左人謂御者右車右
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
爲容好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彼疏引夏官太僕
及成二年傳證天子諸侯親鼓亦居中在鼓下合諸條觀之
兵車之制已明其郵無恤御簡子是將所乘非士卒而彼疏
以證士卒之車者成二年杜預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
左疑簡子亦不自爲元帥蓋御左將中惟元帥爲然其餘諸
將皆將左御中也孔傳云云與鄭合但鄭注不全故不及御
也知此言士卒之車者上文六事之人鄭云軍吏下及士卒
則此左右御自是士卒言士卒可該將言將不足該士卒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
專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
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疏曰曾子問云孔子
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
然征伐必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元曰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有功則賞祖主前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刑賞異處者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

予則孥戮汝（釋文曰孥音奴）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疏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

（案曰）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罪隸女子入舂稾上文言盜賊之金刃財貨皆入于司兵故鄭衆解此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鄭康成則以奴爲從坐而沒入縣官者賈公彥疏云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汝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爲子若詩樂爾妻奴奴卽子也引春秋傳者證隸爲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據此二鄭之異解者先鄭以奴爲奴婢卽係罪人本身後鄭以奴爲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惟此爲異若先鄭承上盜賊而言而又引書及論語有扈箕子皆不可以盜賊例則知凡犯大罪者皆是不必專泥盜賊二鄭解同也玩孔氏賈氏正義則知鄭注尚書以

帑爲子以戮爲辱與孔安國傳同蓋不用命者身既被刑子孫又沒入罪隸春稾以戮辱之戮社爲戮殺帑戮爲戮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如此

靈川樂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七終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八

尚書後案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釋文曰格庚白反）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尚書疏約鄭義）王曰相土居商亚湯取商爲號（尚書疏傳曰契封商湯以爲號湯稱王則此桀于一夫疏曰以湯于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封商湯以爲號鄭元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亚湯取爲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卽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非始祖何用其所居

吳王光祿鳴盛著

爲天下號乎必不然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商書首故鄭先說商名虞夏及周當皆有之但今已亾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釋文曰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

馬曰台我也史記三卷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帝王部創業篇傳曰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疏曰稱舉釋言文

案曰馬云台我也者釋詁文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釋文曰恤荀律反

傳曰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子聞汝不憂我衆之言不敢不正桀罪以告湯

案曰傳以割正爲割剝之政者割剝說文刀部文也多方言桀剝割夏邑下文言夏王率割夏邑是桀爲割政于夏也正與政同古字通也此言予畏上帝下文言致天之罰皆奉天命以伐夏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夏王桀天有皞命日月不時寒暑碊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乃命湯于鑊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卤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此湯之所以

誅桀也是湯奉天以伐桀之事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傳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釋文曰遏于葛反徐音謁）

馬曰遏止也（釋文）傳曰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

割剝夏之邑居

案曰馬以遏爲止釋詁文

有衆率怠弗協

馬曰衆民相率怠墮不和同（史記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

案曰馬以協爲和同釋詁協和也說文卷十三下劦部協衆之同和也是也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釋文曰喪息浪反）

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尚書疏）傳曰衆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案曰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特不醉者不醉者特醉者相和而歌曰盡歸于亳盡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儻然嘆噫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鄭于彼文注云亳湯之都也是時伊尹仕桀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

于日言去復來也是其事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云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亾無日矣桀怕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亾乎日亾吾亦亾矣此事又見韓詩外傳二卷又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云桀爲無道湯令伊尹往視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鬳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鬳方日勝東方日不勝然則桀平日每以日自比乃其恒言孟子引此文而曰民欲與之偕亾孟子之解雖與鄭異然謂民以日比桀則亦因

桀平日每自比于日故民就爲此言意亦不大相遠孔傳正作此解若趙岐注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亾我與汝俱往亾之岐漢之俗儒不合古義不可從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釋文〕日賚方代反徐音來○案日史記作理音轉而誤也〔傳曰〕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鄭曰〕賚賜也〔史記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案曰〕鄭云賚賜也者釋詁及說文貝部文周頌序云賚錫予也禹貢納錫史記作賜錫賜通故賚亦賜論語堯曰篇何晏注同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傳曰食盡其言僞不實〈疏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季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言而不行如食消盡故爲僞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案曰〉孥說文無之帑在巾部金幣所藏故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樂爾妻帑皆是也張參五經文字中五十一巾部帑字注云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音儻又作孥字然則此字起于字林也戮古文作翏匡謬正俗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尚書疏〉〈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疏曰〉昭二十季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秦曰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者鄭以戮爲辱也又引周禮云云者秋官司厲文也鄭彼注以爲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是舉漢法以況也孔于此又以爲權詞非實事不知鄭有此意否若鄭有此意則周禮注即應从先鄭以爲罪人本身入官不必云孟弟人之子從坐矣恐非也

又案曰〈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于予小子履三句注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于朕躬四句注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

身之過今考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爲
湯說不云湯誓而孔安國乃云墨子引湯誓或疑其上文引
泰誓禹誓遂槩從而誓之然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
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
業已稱爲湯誓則無疑矣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後
四句既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槩稱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稱爲湯誓
而易爲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予小子履起至罪在
朕躬止玩其辭孰不以爲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
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
下三句不得不以爲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

以明之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伐桀豈桑林自
禱之時乎墨子欲取湯禱旱剪其爪髮身爲犧牲之事以證
成其兼愛之說故改伐桀爲禱旱斷章取義稱爲湯說而其
實則湯誓也但今湯誓實無此語此何以解蓋湯誓必別有
一篇伐桀大事湯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
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申明者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
言此爲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此爲告天伐
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
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卽以堯曰咨爾舜一段爲堯命舜而禪
以帝位之辭今堯典並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而遂疑論
語爲非帝堯之言乎且墨子尚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

聖與之幾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語亦不見于今湯誓中豈非
別有一湯誓之明驗乎及東晉晚出古文一出則遂取論語
國語墨子各處所引之湯誓一槩攘之入湯誥中此則漢魏
諸儒所不料也孟子引湯誓時日害喪云云趙岐見其現在
湯誓故注曰湯誓尚書篇名也國語引湯誓余一人云云韋
昭不知爲別一湯誓而又生于三國目未見晚出古文故解
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不知
非散亾也今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絶無
譌闕安得有于小子履以下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爲其所遺落
乎此必別自爲一篇無疑而人之湯誥則妄矣墨子生孔子
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刪也而所引

之書同于論語者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湯誥
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秘典得見古文尚書而所著白虎通
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即包咸注有罪不敢
赦二句亦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桀居帝臣之位罪
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其爲伐桀告天甚明故知非
湯誥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八終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尚書後案

商書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案曰洪适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殘碑于盤庚下篇首句盤字作般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仲秋下旬碑作股桓漸六二鴻漸于磐郊祀志作鴻漸于般則知盤本作般也）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王天與尚書纂傳

云殷降大虐將遷于殷先正其號知于此號殷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

案曰鄭云盤庚湯十世孫云者殷本紀云湯太子太丁未立卒弟外丙立崩弟仲壬立崩太丁子太甲立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子祖丁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盤庚爲湯十世孫也馬融注益與鄭注同也鄭又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者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傳杜篤奏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

十四卷上○吳槭書神傳○王應麟困學紀聞○金履祥通鑑前編四卷○羅苹路史國名紀注四卷○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尚書疏○又堯典疏○釋文○林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且堯典疏及林氏章氏引此並作王注王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鹹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尚書疏○金履祥通鑑前編四卷○羅苹路史國名紀注四卷傳曰殷亳之別名疏曰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此與序違非也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殷鄭王及皇甫皆謂奢侈過度故欲遷都孔傳無奢侈之語也亳是大名殷是亳內別名鄭以商自此號殷前未有殷名中篇

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于亳是其事也又曹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亦言盤庚去奢從儉之事皆與鄭合也圮耿事已見序其實所以遷都之故兼爲奢侈及河圮兩事故鄭兼而言之也鄭又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作則必以中下二篇爲盤庚爲君時作此義于經無可考然王肅說亦同必有據也至史記以爲盤庚崩後作則妄矣小司馬以爲不見古文故有此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非不見古文者但史記雜采羣書不可信者正多耳

又案曰郊特牲云亳社北踊襄三十季左傳云鳥鳴于亳社亳是殷地大名故以殷社爲亳社也自盤庚改號爲殷故不

曰遷于亳而曰遷于殷鄭注書序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即今陝西商州契子昭明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其地今無考昭明子相土襄九季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後微子封此即今縣河南歸德府治相土至湯十二世湯始居亳從契父帝嚳所居序言自契至湯八遷經傳可考者惟此四處湯既有天下以商爲號鄭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契所封鄭以湯取契所封爲代號也服虔王肅以爲取相土所居商丘爲史記中候甚明湯何必割取商丘一字爲號服王說非也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商與商丘非一地契封商見書傳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盤庚將治亳殷于湯言

居亳于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此說與此經正義正同盤庚遷殷蓋復湯之舊都也據經上篇言先王五邦者湯始居商丘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是爲五邦鄭馬王說皆如此孔傳不數商丘而數盤庚遷亳爲五計上篇是未遷時作豈容逆數爲五傳說非是但經言先王五邦而序言盤庚五遷者猶言盤庚以上所居凡有五處云爾其實湯居商丘特沿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乃立文之體隨便總言之耳且自契至湯八遷數湯在內自湯至盤庚五遷又數湯在內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以此言之鄭馬王皆數湯之商丘及亳在五遷內則孔傳于序云湯自商丘遷亳無可疑而正義反疑商丘乃相土所居契至湯有八遷不應契至相土三世七遷相土至湯十二世只一遷此則謬甚時代既遠八遷可考者惟四安見相土遷商丘之後不又遷他處其後又復遷商丘而湯承之耶據馬鄭王說則五遷者數至毫而止盤庚自毫遷殷共有十四遷也今此經言盤庚遷殷殷是亳小別名則亳殷本爲一地正湯之故都也

又案曰諸家言亳所在說又紛紛不一今考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續漢志縣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又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所謂殷者亳之別也今偃師縣屬河南府鄭主此說的然可信而皇甫

謚則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閒今河南偃師卤三十里有尸鄉亭是謚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征葛事據序及史記在湯征篇而此云云知今本古文出于謚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卽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閒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卤亳卽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謚之說似有理其實非是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于此文下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薄則此爲湯當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閒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故班氏于梁沛陰山陽諸郡國皆不言湯都而獨繫之偃師可知鄭說之確矣司馬彪于梁國之蒙及穀熟皆不言亳注云引皇甫謐說者非是惟于薄縣則云湯所都注引杜預曰蒙縣卤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其卤又有微子冢書正義引此說作伊尹非是伊尹冢在沛陰已氏縣非薄而又有臣瓚者于前漢志山陽郡薄縣下云湯所都而又曰湯居亳今沛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云云蓋薄縣者漢本屬山

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孰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于蒙穀孰者也本一說也孔穎達書詩疏皆誤認爲異說其謬已甚而顏師古于偃師下云臣瓚曰湯居亳今沛陰亳縣是今亳有湯冢此說非也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蓋薄薄也非亳也後人因晉人說并漢志論分野一段中薄字改爲亳伏生大傳亳字改爲薄而元和志亦云亳薄字異義同皆非是兩漢本無亳名祇因晉人以湯嘗止于此且以湯冢爲據而附會其說師古引劉向說以折之楮矣皇覽曰湯冢在沛陰亳縣北東鄉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按劉向不知湯葬處而哀帝時長卿者突然得之足知其妄其于山陽薄縣下不必復采瓚說即采亦當斷以非是乃又姑存之此則師古之疎耳而薄固非亳也薄非亳則蒙穀孰可知杜預臣瓚之說皆非是而皇甫謐巧于立說又以一薄分爲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師舊說稱爲西亳以此合立政三亳之文杜預亦兼存偃師其意只有東西二亳故以商頌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都是是即偃師之亳也而皇甫謐乃以景亳爲北亳在蒙後人遂以蒙有景山爲證不知陟彼景山毛傳訓景爲大是并彼大山非山名即屬山名而取松柏以成寢廟何必在近郊之間下文之于造作之所魯頌閟宮云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來在今泰安縣新甫在今新泰縣去魯都曲阜尚遙未嘗不可輸其材木以成新廟矣國既然天子可知而必以就近始得者書生寒儉之見可發一笑耳至景員維河鄭氏讀員爲云河爲何以頗并既酔言維何皆是設問之辭此維河當與彼同不得爲水傍河也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員之所云亦不得如毛傳爲大均且古文員云同字耳然則以景山在蒙証北亳在蒙者其說殊妄況偃師

正在河洛之間若景員維河可解爲黃河則正可以証亳在偃師今鄭氏既讀爲何則不可爲偃師之證矣而蒙乃宋地即左傳蒙澤也商時大河未南徙此地安得有河即欲援景員以爲蒙有景山之證又可援維河以爲蒙有大河之證乎不知立政三亳鄭解謂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謐之謬如此唐人括地志沿襲其說皆不可信也漢薄蒙縠熟故城在今夏邑永城二縣再考至今之亳州則後周武帝置本漢譙縣地屬沛郡蒙城縣則唐天寶二年置本漢山桑縣地亦屬沛郡並見元和三亳既不可信則湯都郡縣志與皇甫謐所言又全無涉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其說淺陋更不足辨矣且尚書中侯格于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不在偃師而在梁國則居洛東不得東觀于洛矣（東哲據汲冢古文以盤庚自奄遷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是此說以殷在河北與諸家說北更乖異皆不可信如其說則殷在今彰德府安陽縣矣河亶甲居相相在今安陽洹水南有殷墟其爲河亶甲所居必也而顧以爲

當從鄭以亳殷在河南偃師下有亳字王適于山先王卽湯亳地依山故言適于山盤庚之遷實復湯故居也民不適有居

傳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疏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

率籲衆感出矢言（釋文曰籲音喻感于歷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卷下一百六頁部云籲俞注反）

傳曰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疏曰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

案曰說文卷九上頁部云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戚說文所引是孔氏古文僞孔氏欲闢舊解改戚爲感訓爲憂謂衆憂之人不詞甚矣戚蓋謂貴戚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名

之下文云殷庶斁于民由乃在位卽衆戚也爲孔既以憾爲憂衆憂之人不易呼名因訓籲爲和古無是訓也又釋言云矢誓也郭璞注相約誓易晉卦六五矢得勿恤虞翻注矢古誓字論語夫子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毛詩靡風柏舟云之死矢靡它衛風考槃云永矢勿諼毛傳鄭箋並同然則出矢言爲出誓言文義明順乃必以矢爲正直尤非也

曰我王來既宅于茲

〔傳曰〕我王祖乙居耿爰于也言祖乙已居于此

重我民無盡劉〔案曰〕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鎩殺也無劉字然此字見經多矣又見爾雅云殺也故周頌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傳虔劉毛杜皆云殺也安得云無此字且漢天予姓許愼不應不載又竹部翦水部瀏皆云劉聲則劉與鎩自是重文後人傳寫誤脫去耳非許本無也

傳曰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疏曰劉殺釋詁文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釋文曰稽工反台音怡〕

〔傳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于龜以徙曰其如我所

〔行疏曰〕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嚻相耿爲五〔尚書疏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文○王同〕馬曰五邦謂商亳嚻相耿也〔釋文○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問卷○小學紺珠二卷〕傳曰湯徙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

案曰鄭以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邦者馬注與鄭同王肅亦云然與班固前八遷後五遷實止十二之說合也傳以盤庚遷殷入五邦之數與鄭馬王不同然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于古必不可以已方欲遷充入其數明矣辨已見前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劓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案曰）鄴多从斤劉古絕字今作斤劓箸盭盭即繼字其義反矣

傳曰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況能從先王之業乎

案曰罔无矧況克能並釋言文入烈業釋詁文

若顛木之有由蘖（釋文曰蘖五達反本又作枿○案曰說文卷六上木部櫱字注云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由櫱）

書曰若顛木之有㭊櫱五葛切又重文蘖字注云櫱或从木辥聲又梓字注云古文櫱許慎師賈逵自序稱書孔氏則所引乃眞古文作㭊櫱是矣然卷七上㠯部㭊字注云木生條也从㠯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㭊徐鍇曰說文無㠯字今尚書只作由㭊蓋古文省㠯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㠯象枝條葦南之形徐鉉曰孔安國注尚書訓由作用用㭊之語不通以州切合而攷之參以釋文此蘖字許于木部雖引作櫱而其下又出古文梓梓郎㭊也隸變耳至㠯部又引作㭊而其下即繼以古文言㭊則馬又作㭊則此字必當作梓不但作蘖者誤即櫱亦漢俗師所改耳然蘖重文既有于義又通不但不必作櫱亦并不必作梓也至由字雖許兩引皆作㠯然古文既省作由則从俗正合亦不必作㠯祇因僞孔訓用離本義太遠致使俗人不復知由字本作㠯亦不復知由有木生條之訓矣至顛字本人頂而通作走部中走頓之趧字用如論語顛沛左傳子都自下射之顛之類甚多此經則又借作木部中仆木之槓字明皆是也

馬曰顛木而肄生曰㭊（釋文○薑黑書集傳輯錄纂注）

傳曰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疏曰釋詁三卷○陳櫟書傳纂疏三卷）

云㭊餘也李巡曰㭊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㭊

案曰馬云顛木而肆生曰枿者馬本作枿與檕同毛詩周南汝墳云伐其條肆毛傳云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商頌長發云苞有三檕傳亦云檕餘也同訓餘故轉相訓方言一卷云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肆郭璞注傳曰夏肆是舜是也由即曳之省曳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是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傳曰言天其長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徙

案曰亳殷本湯故都而曰新邑者五遷以來所都無定至是乃復其故邦雖舊而邑則新也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釋文曰底之履反）

傳曰言我徙欲如此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釋文曰敷戶教反）

傳曰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

疏曰先教民

曰無或敌伏小人之攸箴（釋文曰箴之林反）

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令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尚書疏馬曰箴諫也釋文）

傳曰言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疏曰又戒臣）

案曰鄭云奢侈之俗云云者說詳篇首案又云將屬民而詢者說詳下節疏馬云箴諫也者箴本衣箴字說文卷五上竹

部云箴綴衣箴也內則云級箴請補綴醫者以石刺病謂之箴石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亦曰箴毛詩小雅庭燎序因以箴之周語召公諫厲王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是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

〔傳曰〕衆羣臣以下〔疏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萬民

〔案曰〕鄭以上篇盤庚爲臣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盤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言盤庚斆于民繼以曰無或詭以王命衆云云則王乃陽甲非盤伏云云是盤庚之言也繼以曰

庚矣下文王若曰是盤庚遷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告之以證是古本播作譒且讀告之句絕不連修字爲一句

王命稱王若曰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與中下篇不同鄭注確甚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傳曰〕謀遏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案曰〕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貶下是還意故云還汝違上之心下文亦云汝克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釋文曰〕任而鴆反

〔傳曰〕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其治其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釋文曰〕播波餓反匿女力反○〔案曰〕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譒敷也即引此經王譒告之句絕不連修字爲一句且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傳曰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釋文曰聒古活反）

鄭曰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尚書疏）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尚書疏案曰疏作王注）傳曰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僞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案曰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者鄭本聒作慝也說文十二卷上耳部聵字注云讀如聒耳之聒商書曰今汝慝慝重文鐍字注云古文从耳今觀釋文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則馬融詁訓與說文合但今刻說文脫拒字耳此字與聒迥別祇因古文从耳晉人遂改爲聒然鄭云讀如聒耳之聒則鄭不作聒必與說文同作慝明矣鄭又云聒聒難告之貌者孟子苟不好善則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是難告之貌也孔傳以爲無知之貌王篇卷上心部第八十七慝字注云愚人無知也亦兼引說文善自用之訓王篇出顧野王雖知存古時孔傳已行遂用其訓其實愚人無知苟能發憤雖愚必明惟拒善自用使人難告以善斯不可救鄭義甚精不可易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釋文曰惕他歷反）

傳曰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

我耳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傳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逸過也〈疏曰〉逸過釋言文

〈案曰〉觀爟同周禮夏官有司爟鄭注云爟讀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然則鄭以此經觀火與司爟之爟同皆訓爲熱觀火者熱火也說文十卷上火部炤字注云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炤謀讀若巧拙之拙職悅切類篇引說文作火不光類篇雖出宋人所見說文猶是善本祇因說文傳寫之誤脫去不字遂失其解再叅以玉篇卷下火部第三百二十三炤字注云丑出許出二切火光也鬱也此疑衍一也字當是火光鬱也鬱則不光矣其說文十卷上火部注所云讀若巧拙之拙者乃音也非義也後人遂改爲拙非也經言予威如熱火之猛烈但予炤謀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釋文曰紊音問徐音文〉

〈傳曰〉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案曰〉傳云紊亂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系部義彼即引商書此文以證是也毛詩棫樸疏引說文云綱網紘也蓋所以張網者漢成帝紀詔引此經服田云應劭注農夫服田厲其膂力乃有秋收也言下從上令如綱之從綱盡力遷徙以圖安如農之力穡以有收

汝克黽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傳曰〕汝羣臣能遏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釋文曰昏馬同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暋暋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鄭曰〕昏讀爲暋暋勉也〔尚書疏○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裴松之注〕〔傳曰〕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于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于田畝則黍稷無所有〔疏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暋也

〔案曰〕鄭云昏讀爲暋暋勉也者文選張平子南京賦何必昏于作勞辭綜注云昏勉也是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

〔案曰〕說文口部云吉善也然則吉言善言也以百姓爲百官說已詳見堯典此下篇告爾百姓于朕志傳亦以爲百官也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釋文曰奉孚勇反恫徒弄反又音通○案曰蔡邕所書石經身作命邕以熹平四年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驯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見後漢書邕傳邕所書尚書郎博士所習今文其石久亡殘碑載宋洪适隸釋〕

〔傳曰〕羣臣不欲徙是先惡于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于身無所及〔疏曰〕恫痛釋言文

祖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釋文〕〔曰〕相息亮反徐息廉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案曰說文十卷下心部慚字注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書曰相時憸民息廉切蔡邕石經殘文憸作譣洪适隸釋三者不同攷聚緻之緻右从夾不从叉左从朮其加曰者穅肉也从囚朮聲別是一字邕皆誤

〔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釋文〕〔傳曰〕言憸利小民尚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案曰〕馬云相視也者釋詁文又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者憸本作譣立政憸人釋文云本亦作譣馬于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此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彼戒成王立政故言勿用佞人此則偷安而欲沮大謀故云小小見事皆望文爲說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釋文〕〔曰〕易何末反

〔傳曰〕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于衆有禍害〔疏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于衆人不免禍害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釋文〕〔曰〕燎力召反又力反撲普卜反○〔案曰〕釋文于左傳引書又云燎力弔反嚮許亮反又力絢反

〔傳曰〕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

〔案曰〕隱六季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云云杜預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

滅莊十四年所引同據此則經有惡之易也句僞孔因尚書無也字遂刪之禮記引太甲無越厥命以自覆也又引天作孽可爲也墨子引太誓乃聞不言也惟此四處有也字然孟子引天作孽云即無也字攷左傳前段以其伏生二十八篇梅氏二十五篇則皆無之

陳桓公長惡不悛欲救不能後段以蔡哀侯繩息嬀語楚子滅息取息嬀後欲悅息嬀遂伐蔡各引書證之皆言惡之易長則此四字不可刪且經本言惡易長非指浮言易動今刪去四字遂以此節專承浮言說又以不可撲滅改作尚可撲滅正相違反恐當從左傳及杜預注爲是僞孔之刪削及傳義皆非也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子有咎

馬曰靖安也 釋文三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上○案曰此條出釋文原本注疏無天與官元大德閩

時釋文未入注疏從原本采入又曰本山井鼎作七經孟子攷文物覩等又作補遺此條在補脫門傳曰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疏曰靖謀釋詁文

案曰馬云云者周頌昊天有成命肆其靖之箋以靖爲和安則靖有安義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釋文曰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案曰遲字陸徐異音小雅四牡倭遲韓詩作郁夷匡謬正俗亦云書遲任音夷亦音遲古通也下二句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上作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案救當作赦卽古文求說文引處書有赦僞功卽有求也

鄭曰遲任古之賢史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

馬曰遲任古老成人

案曰鄭云云者馬云古老成人本大雅蕩篇但論語孔子引周任之言馬云古之良史遲任與周任相類彼既良史此不應異故以爲古之賢史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傳曰古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釋文曰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奄）

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釋文曰與音預）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周禮三十卷夏官司勳疏）傳曰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疏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祫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有功臣與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祫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于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惟禘祫乃祭時

祭不及之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尙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祫祫祫嘗祫烝諸侯祫犆禘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季一祫在秋五季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季再殷祭禮緯云三季一祫五季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案曰鄭云云者夏官司勳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賈公彥疏曰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欲遷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先王之時爾祖從先王在享祭之中況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彼書注以大享爲烝嘗此舉冬祭物成者眾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于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據此則鄭以商祭功臣于烝嘗與孔傳同且周制亦與商同賈疏云或殷周禮異者乃衍說耳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謂是夏殷之祭名祭統亦有此文經注並與此畧同其郊特牲云春禘秋嘗鄭亦以爲夏殷禮禘祫字之誤從王制爲正至祭義亦云春禘秋嘗則鄭直釋爲夏殷禮并不破禘字盖郊特牲已備故此不注近日惠氏士奇云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焉考祭統云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

也禘者陽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惠說本此以彌縫鄭注尤爲精密當從之趙匡謂王制祭統祫祭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今考成王追念云云與上所言時祭禘嘗之文隔越不屬文義迥不相蒙何得據此以駁鄭況者有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蓋周禮墨者守門故以古者爲夏殷而其下又云古者云記曰明祭統所稱古者多指夏殷鄭學精密如此奈何趙匡于上下文俱不細檢而妄據王制又云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祫譏前人哉

烝烝則不祫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是虞之時祭與夏殷同名鄭于王制注及周禮春官大宗伯注禮緯注并作禘祫志駁許愼五經異義又以爲王制所記乃殷以前之制至周公制禮改春爲禴禴夏爲礿礿即祫以禘專爲殷祭不爲時祭之名蓋因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云云司尊彝亦有春祠夏礿云云又詩小雅天保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及毛氏傳文推測知之殷盛也盛祭即大祭也爾雅禘大祭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夏正祭感生帝于南郊祭法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此禘謂圜丘大傳五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禘謂南郊及宗廟五季一祭皆爲禘公羊傳五季再殷祭謂五季之中一祫一禘禘之言諦審諦昭穆徧祭之祫之言合合先君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皆有盛大之義皆殷祭也夏殷天子諸侯三季壹畢爲祫祭後因以爲常三季一祫五季一禘周制以魯禮推之亦三季壹畢爲祫祭明季爲禘祭後因以爲常亦三季一祫五季一禘所謂五季再殷祭者如此謂再殷祭皆在此五季中耳其實前祫距後祫前禘距後禘皆已六年矣夏殷之制與周異者天子當

祫之歲春惟一祫而不祫夏秋冬皆有祫又有時祭祫在先時祭在後所謂天子犆祫歲春亦惟一祫而不祫夏當行時祭一禘之時犆行一祫而不時祭以異于天子惟秋冬時祭與祫得竝舉然亦時祭在先祫祭在後以異于天子所謂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是也天子惟祫歲廢一時祭諸侯歲朝則平常已每歲廢二時祭云若周則嘗祫之歲但行于孟秋當禘之歲但行于孟夏餘三時皆不行天子諸侯皆然但天子祫禘時祭竝舉諸侯行祫禘則廢時祭（惟曾禮同天子魯頒秋而載嘗）此周制與夏殷異也因周祫但行于秋故時祭名嘗祫祭又名大嘗則祭統所云內祭大嘗禘是鄭言三代時祭祫禘祫之制如此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據此說禘與祫無別矣考鄭祫禘祫志說禘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武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蓋祫爲合聚昭穆爲禘審昭穆公羊傳說祫深得合聚之義與孔安國論語注曰禘祫而鄭說禘深得禘審之義與孔安國祫禘皆序昭穆合祫則于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故云祫大祫小而賈逵劉歆云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說雖異而意則同也鄭說必有所本古書亡失者多後儒不能信古憑臆攻難自陸淳趙匡以下妄說紛紛皆不足辨　至注此經及周禮言功臣與祭但舉烝嘗則鄭意似不以禘祫爲有功臣正義謂烝嘗有功臣禘祫可知因舉近代之事之君所事之君廟毀時祭不祭毀廟功臣亦當止此近代與三代所同但三代時所事之君廟毀則功臣便永遠停罷故

惟時祭及功臣其禘祫專序昭穆豈容異姓之臣參列其間後世因禘祫合祭羣廟之主而并及功臣殊爲瀆亂乃時祭反廢功臣則是兩失之矣而三代豈有此乎　說者謂詩序長發大禘也而詩中及阿衡以此爲禘有功臣之証然毛傳鄭箋但言詩序成湯之功而及伊尹於不以爲配享則此說固不足據矣況長發之禘鄭以爲祭天南郊尤與享先王無涉也何休文二年公羊傳注亦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以上二說以禘有功臣祫無功臣與正義差別然祫祭兼毀廟未毀廟之主所祭既多固不便耑及功臣禘雖穆主于文廟昭主于武廟所祭差簡但禘祫皆序昭穆雜以功臣則非序昭穆矣當專主丞嘗爲是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釋文曰射食夜反夜反）

鄭曰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尚書疏）傳曰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

案曰鄭云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者禮記言射內志正定八季左傳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志其目也是射有志也屬矢之屬竹戍反與注同昭二十一季左傳杜解云注傳矢是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釋文曰〉侮亡甫反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尚書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案曰〉鄭以老弱爲輕忽者攷唐石經老在侮上蔡邕石經殘字云女毋翕侮成人毋流載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流字下闕固不可解翕義亦未詳然侮與成連文則知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確甚僞孔非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子一人之作猷〈釋文曰〉長竹丈反〇〈案曰〉當如字

〈傳曰〉敕臣下各思長于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私用德彰厥善

〈傳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私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釋文曰〉臧徐子郎反佚音逸

〈傳曰〉有善則眾臣之功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己之義

〈案曰〉此一節國語周語內史過對襄王引之韋昭注云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義與傳略同佚彼作逸釋言郭注引同恐作佚者非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釋文曰〉度徐如字亦作渡〇〈案曰〉恭蔡邕石經作共乃口見洪氏隸釋釋文度作渡者

無理必誤也

傳曰致我誠告汝眾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尚書疏）王曰為此思南渡河之事（尚書疏）案曰鄭王云渡河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盤庚自耿遷殷故云渡河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釋文曰話胡快反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

馬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中）傳曰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誥用誠于眾

案曰馬云話告也言也者大雅抑云告之話言釋詁云話言也是也孫炎注釋詁云話善人之言也大雅板及抑毛傳皆以話為善言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話合會善言也籀文作譮从會是話本善言而兼合會之義也馬又以亶作單訓為誠者小雅常棣亶其然乎毛訓亶為信天保俾爾單厚毛亦訓單為信同訓則得通大雅桑柔逢天僤怒釋文云僤本亦作亶僤即單字而亦作亶則亶單同又毛訓僤為厚周頌昊天有成命單厥心毛鄭亦以單為厚釋詁亶誠也又亶厚也亶有二訓單既與亶同訓厚則亦得與亶同訓誠也

咸造勿褻在王庭（釋文曰造士報反馬在早反褻息列反）

馬曰造為也（釋文）傳曰造至也眾皆至王庭無褻慢

案曰馬云造爲也者釋詁文馬讀造爲史記屈原傳造爲憲令之造也孔訓至則讀如王制國之俊選皆造焉之造故釋文孔馬異讀但馬既以造爲爲則不知所造何物其下不當繼以勿褻云云恐係僞孔妄改然不可攷矣馬本卽杜林賈逵等所傳之古文其本既亾注又殘闕則其義不可得詳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高載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釋文曰鮮息淺反○案曰感蔡邕石經作鮮）爲弗念我古后之聞

鄭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上篇疏）

案曰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者鄭注序云商家自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徙其所爲視亾有利則用徙古后之聞謂遷事

案曰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若顧懷茲新邑亦惟徙此而更號爲殷故也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釋文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顧羊戊反）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于殃罰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釋文曰）忱市林反○（案曰）蔡邕石經今字見隸釋（釋文曰）汝遷作爾遷厥邦作厥國汝不上有反

（傳曰）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疏曰）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釋文曰）鞫居六反臭徐天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

波臭敗其所載物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于外謂穢氣也

（案曰）傳以鞫爲窮者毛詩大雅篤公劉芮鞫之即傳以鞫爲究小雅節南山以究王訩傳以究爲窮轉相訓則鞫亦窮鞫鞫同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釋文曰）屬音燭沈直林反瘳勅留反○（案曰）蔡邕石經稽作迪怒作怨誕作永又見東觀餘論（釋文曰）屬獨也（傳曰）汝忠誠不屬逮古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汝不謀長久之計思不徙之災是大勸憂之道無後計何得久生在人上

（案曰）馬云云者釋山云屬者嶧獨者蜀此反以屬爲獨疑獨上脫不字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釋文曰）穢于廢反倚于綺

反徐于寄
反迂音于

〔傳曰〕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釋文曰迂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

〔傳曰〕迂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眾耳〔疏曰〕迂迎釋詁文

〔案曰〕傳云迂迎也者小顏匡繆正俗引盤庚云予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列子云鄭人遇駭鹿御而擊之注御音訝迎也此經與牧誓弗迓克奔皆作御今本乃衛包所定孔氏出于晉代故尚存古訓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釋文曰勞力報反又如字〕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案曰〕蔡邕石經崇作知載

〔傳曰〕崇重也今既失政而凍久于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于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疏曰〕崇重釋詁文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進同心願樂之意〔疏〕尚書〔傳曰〕不進進謀同心徙

〔案曰〕王以生生爲進進者說文卷六下生部云生進也是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傳曰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傳曰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案曰國語云實有爽德賈逵注云爽貳也氓詩云女也不爽毛傳云爽差也洛誥亦云惟事其爽侮爽德差貳之德也言汝不與我同心是有爽貳之德先后在天鑒自上降罰于汝

傳言湯有明德非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傳曰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釋文曰戕在良反又士良反○案曰蔡邕石經戕作近戴

釋文又見秦誓餘論

傳曰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釋文曰斷丁緩反

傳曰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臣同位于父祖不念盡忠但念汝命不救汝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傳曰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疏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用錢然漢書食貨志有其事玉是物之貴者責其貪財舉二物言

之

案曰貝說文艸部云艾置也从艸从貝省其置此貝于六書爲會意也古者以貝玉爲貨幣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王會云若人元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元貝班貽貝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蝑黃白文餘泉文小雅苕伯疏引舍人注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蝑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文彩餘泉貝甲黃爲質黃爲文彩陸璣毛詩疏云貝龜籠之屬其文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六七寸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說文貝部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蝛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

黼管子國蓄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涂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地數揆度二篇亦云然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自秦以下貝玉始不爲幣自此以上皆以爲幣益三代同之

乃顧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紹高后丕乃崇降弗祥釋文曰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案曰唐石經作興降弗祥蔡邕石脫也崇降弗祥蔡邕石經作興降丕永載棣釋文曰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案曰唐石經作興

傳曰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于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釋文曰易以豉反○案曰嗚呼蔡邕石經作於戲載檄釋易从鄭當讀如字）

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尚書疏王曰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

傳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案曰鄭以不易爲不變易者時盤庚欲遷恐衆臣阻撓故以不變要之王云命之不易則于此時情事不切僞孔從之非也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釋文曰猷反又如字分扶問反又如字○案曰蔡邕石經分猷作比猶設作翕載檄釋又見東觀餘論）各設中于乃心（釋文曰遠于萬

傳曰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乃有不吉不迪

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釋文曰暫才淡反○案曰恭左傳引作共釋文云音恭）

傳曰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于外爲宄于內疏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季齊桓公云恐隕越于下文十八季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意故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成十七季左傳曰亂在外爲姦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釋文曰劓魚器反徐吾器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案曰左傳引此釋文云殄大典反種章勇反又按如傳及杜預說易字不當有以豉反之音

傳曰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于此新邑疏曰易種者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

案曰哀十一季左傳子胥諫吳王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杜預集解曰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正義曰彼文孔安國言殞隊謂受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以截鼻爲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傳曰自今以往進進于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盤庚下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釋文曰奠田薦反

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尚書疏傳曰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疏曰鄭意奠厥攸居止謂民居孔言定其所居是官民之居並定之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案曰鄭云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者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周禮地官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云云是也又云次乃正宗廟朝廷之

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與此解正厥位意同也

綏爰有衆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

案曰鄭以綏爲安爰爲于者並釋詁文又云安隱于其衆也者隱亦安也莊子應帝王篇云其臥徐徐司馬彪注云徐徐安隱貌是也說文卷七上禾部新附穩字注云安也此俗字不可施于經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案曰蔡邕石經作曰女罔台民暘建大命載隸釋台民之義未詳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敎令常行之尚書疏王曰勉立大敎

建性命致之五福尚書疏

案曰鄭以懋建爲勉立者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懋勉也又卷二下及部云建立朝律也是也又以命爲令者釋詁命令同訓告故得轉相訓又說文卷二上口部命从令从口命既從令則可訓令而敎亦用口故言敎令王注以爲性命又妄牽五福皆非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案曰堯典疏曰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于夏侯等書其安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尚書般庚曰優賢揚歷若依今本則盤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腎陽者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作心腹二字腎陽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稱爲今文裴宋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故反以鄭本爲今文也又案今予之子蔡邕

石經作我
載隸釋

鄭曰歷試也謂揚其所歷試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文選六卷左太冲魏都賦劉淵林注○案曰劉裴二家皆不著鄭名然所據既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之鄭氏今定作鄭注傳曰布心腹言輸誠于百官以告志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敷之言溥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也管寧傳陶匠一等之奏左思之賦用優賢揚歷語皆本之此經而前此漢咸陽令唐扶頌已云優賢颺歷載洪适隸釋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啟之寵公羊成四季經鄭伯啟卒疏云啟穀梁作賢說文卷三下啟部云啟古文以為賢字然則優啟即優賢也夏侯等既誤于前二孔附會于後古義遂微

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釋文曰比毗志反讒仕咸反）

傳曰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釋文曰降工巷反○案曰禁邑石經嘉作綏載隸釋）

傳曰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疏曰先王至此五邦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

案曰云古我先王者正指湯也適于山者往于亳也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後屢遷而不定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

者帝嚳也立政云三亳鄭彼注云東成皋南轘轅卤降谷然則亳地依山故此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也盤庚復湯舊都避耿之圮而適亳殷山險之地故舉湯事以誥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王適于山泛指五遷其說非是成皋者漢志河南郡有成皋縣即虎牢也轘轅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降谷者不知所在當亦在河南或謂即今汜水縣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傳曰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

案曰蕩析離居正指祖乙圮耿之事三代時河患見于經傳者絕少觀經所言惟是爲甚然爾時諸臣方以從遷爲苦蓋止于瀕河侵溢之患不若後世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之甚也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案曰蔡邕石經爾上有今字見隸釋又以謂作惠震作祇亦見東觀餘論）

傳曰言皆不明已本心

案曰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是震與振同而祇與振又每通用皋陶謨日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祇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傳曰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

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釋文曰弔音的或如字賁扶云反）

傳曰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于衆至用其善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疏曰弔至靈善宏賁大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

案曰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又節南山不弔昊天毛鄭皆云至而鄭于節南山又云至猶善也則傳云至用其善者是也說文足部云遹至也多歷反今通用弔又省作弔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墳賁通故賁大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釋文曰長竹丈反相息亮反○案曰蔡邕石經隱作㥯懋作勗見隸釋）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疏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夏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注禮記云殷時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勑衆臣故二伯以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爲庶幾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簡大釋詁文又云相

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

案曰傳云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者傳意以此邦伯爲兼二伯及州牧二項諸侯在內言之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虞夏四人曰四嶽殷周二人曰二伯州牧者每州諸侯之長肇十二州則十二牧九州則九牧二伯不可通稱牧九牧得通稱伯也鄭云殷州長曰伯者據王制州有伯爲說殷制而云然鄭非不知散文牧可通稱伯也疏謂鄭約言之而孔意不然者是傳以隱爲隱括者後漢卷十六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伏生尚書大傳畧說云子贛曰隱栝之旁多枉木則隱栝是矯枉爲直之器政所以正不正故借隱栝言政隱說文作檃今作隱古字通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釋文曰好呼報反）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尚書疏○王同）

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于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疏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鞠訓爲窮鞠人謂窮困之人）

案曰鄭云鞠養也者毛詩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傳義也釋詁疏引方言云鞠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是也與中篇自鞠自苦之鞠不同傳訓窮非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釋文曰告故報反）

傳曰已進告汝之後順于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案曰伏生大傳引盤庚曰湯任爻言卑應言見王應麟困學紀聞今盤庚無此文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九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尚書後案

商書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釋文曰肜音融也以舟彡聲丑林切而無以冏爲祭名之字玉篇中卷十八舟部肜字注云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攻船行之義當以舟丑林切而祭名則見尚書爾雅及何休公羊宣八季注當以冏讀若融二字字則各經肜字皆後人改不可信用疑當作融若玉篇竟合兩字爲一直以一字有兩音兩義則已謬甚恐是孫强妄改非顧野王元本矣鄭康成緜衣詩箋作融不作肜今本注疏亦爲俗人改作肜賴陸德明釋文足本尚仍其舊鄭固與說文合也然文選張平子思玄賦展洩洩以肜肜衡自注和貌李善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而云融與豐肜對蔚洪適隸釋卷二選則肜乃漢俗字非魏晉人造也

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疏曰釋天云繹又祭也
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不絕
之意春秋宣八季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
曰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釋天又
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于義
非所須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賓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
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禘祫與四時
之祭明日亦皆爲肜祭不知此肜何祭之肜也
案曰高宗武丁也序以爲高宗祭成湯有雉異而祖己訓王
伏生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
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
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季
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
之疾也此說與序同然以二說及經文考之蜚書當作于高
宗之世要亦未有明文也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己既訓武丁
以雉雊宜修政其後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
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據此則是訓
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
武丁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爲無理然其與序
合否未詳以備一解可也又按鳧鷖五章毛以爲皆宗廟鄭
箋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
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是凡祭皆有肜也其首章箋云祭祀既

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正義曰繹祭之禮郊特牲注云祊當廟門之外鹵室繹又于其堂詩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據正義又以爲繹祭之禮天子諸侯于祭之明日大夫謂之賓尸卽于祭之日儀禮有司徹是也此惟宗廟爲然其餘諸祭則天子諸侯大夫皆同日耳今此經有豐昵之言知爲宗廟之彤也

越有雊雉〔釋文曰雊工豆反〕

〔傳曰〕雊鳴于彤日有雉異〔疏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案曰〕傳云雊鳴者顏之推家訓卷上文章篇云詩云有鷕雉鳴又云雉鳴求其牡毛傳曰鷕雉雌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襍其雄雌矣然則雊乃雄雉鳴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釋文曰己音紀○案曰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外戚孝成許皇后傳又後漢書律厤志皆引此文格皆作假〕

〔鄭曰〕祖己謂其嘗〔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六卷〕〔王曰〕祖己言于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六卷〕〔傳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曰〕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云王云云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說是也作疏者明知鄭美毋爲傳壓此句無傳故仍申鄭義也傳以格王爲至道之王者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叚借也閟古雅切又卷八上人部云假非眞也从人

段聲古正切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額切又卷六上
木部云格木長兒从木各聲古百切自後世叚字廢而不用
叚借之叚非眞之假皆作假而至也之解則專屬之格字尚
書二十八篇格字十九見而無假字除說文引虞書外益稷
格則承之庸之又祖考來格此經格王鹵伯戡黎格人大誥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天迪格保洛誥王賓殺禋咸格
多士則惟帝降格君奭格于皇天又格于上帝又天壽平格
多方惟帝降格于夏呂刑罔有降格又庶有格命僞孔皆訓
至君奭矧曰其有能格無訓亦當爲至舜典格汝舜訓來湯
誓格爾衆庶盤庚上格汝衆無訓亦當爲來來與至義亦通
也據說文及史記漢書等所引推之則凡格皆當作假今本

疑皆僞孔所改其他經若商頌烈祖篇嚴假無言鄭云至如
此之類則尚存古字然古字音相類者輒得通用假格音既
相近則通用亦可且格至見爾雅卷一釋詁格來見卷二釋
言未必皆是郭璞所改詩大雅抑篇神之格思毛云至禮記
大學篇格物鄭云來亦未必皆後人妄改釋詁又以假格同
訓爲陛則亦可同訓爲至方言云假徦至也邠唐冀兗之間
曰假或曰徦郭璞注云徦古格字是也況薛尚功鐘鼎欵識
卷九楚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季鎬卷十伯姬鼎銘云王
格大室卷十四戴敦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邾敦云王格于宣
榭牧敦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宮格大室敔敦云王格于成周
據此則古固有以格爲至者又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君心

之非何晏趙岐以爲正倉頡篇以格爲量度學記扞格而不勝鄭以格爲如凍洛之洛爾雅卷三釋訓以格爲舉格字之義其多如此說文每字之下義多不備何必木長兒一訓遂足盡格字之義而必不可作來至解乎然則尚書格字即從僞孔而不從說文作假亦未爲甚謬也孔光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天右王者故譴告之欲其改更是說此經至道之王所以必正其事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傳曰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

案曰傳以監爲視典爲常故釋詁文

降季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絶命（釋文曰中竹仲反又如字）

鄭曰季命者憃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尚書疏）傳曰言天之下季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絶命（疏曰鄭云云愒貪也五福壽爲首六極短折爲先是季命最人所貪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解愒爲貪釋言文郭璞注云謂貪羨是也傳云民不修義以致絶命者據釋文中音竹仲反則傳意以中爲與中與之中同當爲去聲不可讀平聲史記載此文則云非天天民中絶其命則爲中道之中義與傳異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釋文曰台音怡）

傳曰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

永有不永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案曰〕孔光傳所引及蔡邕石經字作付史記作附與付通也
說文卷八上人部㑹字注云与也从亼持物對人亼手也于
六書爲指事方遇切孔光既引此文而釋之云言正德以順
天也民不順德天既付命罰之人宜正德以順天文義甚明
僞孔改付爲孚訓爲信其意以正德爲天之德乃曲說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釋文曰豐芳弓反昵
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案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攷
晉姜鼎云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宣和博古圖呂大臨
攷古圖辟尚功鐘鼎款識王俅嘯堂集古錄皆載此鼎銘皆釋
司爲嗣是古文嗣字省作司此經司字即史記嗣字釋詁允嗣
同訓則此司字與允同義傳以
司爲主與下允嗣作異解非也
〔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釋文
三卷○陳櫟書傳纂疏三卷〔王曰

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尚書疏○王
十八卷〕鼎彝門〔傳曰〕允嗣昵近也嘆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
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欲
王因異服罪改修之〔疏曰〕釋詁云允嗣繼也俱訓爲繼是允
爲嗣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
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
〔案曰〕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者說文卷一上示部禰字在新
附注云親廟也一云古文禰也然則此字許愼所不取毛詩
泉水云飲餞于禰釋文云韓詩禰作坭坭字亦說文土部所
不收不可信毛傳訓禰爲地名鄭箋以爲衛女所嫁國適衛
所經之道並不以爲廟而鄭注士虞禮記引飲餞于禰以證

餞尸于寢門外之事亦不以禰爲廟釋文于儀禮引劉昌宗本作泥然則鄭于毛詩亦必作泥不用禰字鄭固與說文合矣但漢有禰衡禰是其姓必有所從來則此字似不得爲俗字今馬王注以昵有近義釋爲考謂爲禰廟則馬王亦謂有此禰字蓋昵禰音相似故爲此訓也張參五經文字自序云許叔重收集古文籀篆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祧禰之類說文漏畧今得之于字林據此則知禰字馬融用之字林有之于經雖不可用于注出之則無害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學海堂

商書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釋文曰伯亦作栢戡音堪說文作戹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耆○案史記殷本紀又作飢徐廣曰飢一作阮又作祁說文引書又作鬾玉篇同或音同通用或增減偏傍本一字也）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詩一之一卷周南召南譜疏○又十六之三卷大雅旱麓疏○論語疏八卷）王曰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矣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傳曰黎近王圻之諸矣在上

黨東北〔疏曰〕西伯鄭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說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

〔案曰〕鄭云西伯周文王也者孟子伯夷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是西伯爲周文王也時國于岐云云者說文六卷下邑部郊字注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別出岐字注云郊或从山因岐山以名之也又詩周頌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鄭箋以高山爲岐山是文王國于岐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高帝元年屬雍國漢之雍國即三代之雍州故國于岐爲雍州伯也伯之義鄭玉不同者攷天下諸侯之長唐虞置四人爲四岳夏殷周置二人爲二伯每州諸侯之長謂之州牧亦稱州伯（詳見堯典）此西伯鄭必以爲州伯非二伯者大雅旱麓篇瑟彼玉瓚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毛意以爲二伯即大宗伯九命作伯康成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是康成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受此賜則康成意即以爲此經之西伯是州伯之伯即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者是疏于毛則引孔叢子思述子夏之言謂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文王因之于鄭則引此經并注以證又引楚辭天問云伯

昌號哀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云云王肅每事欲與鄭異故于此經從毛以爲二伯又私造孔叢之書以實其說然毛傳固不及鄭箋之確天問及王注可爲文王作州伯之切據也又伏生大傳謂戡者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羑里散宜生閎夭南宮适取美馬怪獸美女獻紂始赦文王是時文王猶未甚強盛知其僅爲當州之牧未爲二伯王肅注非是疏又申僞孔意謂與王同皆非也史記以囚羑里在戡黎之前此說非是鄭又云南兼梁荆者逸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矦咸率是文王雖爲雍州伯實兼牧三州也知三州是兼梁荆者詩序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汝墳是文王兼牧荆州矣梁在荆西雍南兼之可知

云國在西故曰西伯者以稱西伯嫌類東西二伯之伯故嫌之也戡說文十二卷下作戠注云殷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戠黎曰合切別出戡字注云刺也从戈甚聲竹甚曰含二切伏生大傳亦作戠則戡戠字後人改也黎說文六卷下邑部作鄙注云殷諸矦國在上黨東北从邑秬聲商書西伯戡鄙蓋距紂都在千里內故鄭云入紂圻內也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矦國也今黎亭是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矦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于此又括地志云故黎城黎矦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三說則唐宋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則實在黎亭故

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以今輿地言之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爲府治而孔傳及說文並云黎在上黨東北者蓋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西伯所戡之黎不知爲何氏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卽戡黎之黎若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其後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衞邶風式微序云黎侯寓于衞是也黎陽爲漢魏郡屬縣宋屬衞州後改屬濬州有黎陽山卽世俗誤指爲大伾者故城在今衞輝府濬縣西南三里此則堯後之黎非戡黎之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案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說已詳高宗肜日故王充論衡卷二十四卜筮篇引此經仍作格人與僞孔本同若王符潛夫論卷六卜列篇引作假爾疑爾本作介與人相似故致誤耳又徐廣曰元一作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史記殷本紀集解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攻之皆無知吉者

案曰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者白虎通卷下蓍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毛詩泮水元龜象齒傳亦云元龜尺二寸史記龜策列傳

云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是也論衡有云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觕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卽此事也七十卜今不可攷矣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釋文曰相息亮反）

〔傳曰〕相助也（案曰从裴駰所引偽孔本亦有知字）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案曰史記虞字下有知字亂偽孔傳文似）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倣很明德不修教法（史記殷本紀集解）

〔傳曰〕以紂自絕故天棄之宗廟不有安食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

〔案曰〕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云云者鄭意以不有康食以下三句皆祖伊歷數紂罪惡之詞則故天棄我宜上屬不自絕爲解言王自絕故天棄絕之我者我王也傳以下屬不有康食爲解非也

今我民罔弗欲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釋文曰摯音至本又作蟄）

〔傳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案曰〕罔弗欲曰者論衡執壇篇尚書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

不欲褻言欲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是也大命不摯史記作大命胡不至甄僞孔傳云何以不至是僞孔本亦有胡字唐石經命下旁增胡字是初時誤脫後攷得其實而增者不知今本何以又脫也胡爲何者見詩邶風日月毛傳摯爲至者說文十二下女部摯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摯釋文亦云又作摯今作摯疑僞孔改但說文既引周書爲證而其下又云讀若摯同詩關雎毛傳云鳥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又釋詁摯臻也郭璞云摯臻皆至然則摯與摯皆爲至作摯亦可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釋文曰參七南反○案曰說文卷二下彡部云返還也且引商書祖甲返以證今商書無此文疑所引即此句伊彼誤作甲而返與反則字通也〕

〔馬曰〕參字累在上〔釋文〕〔傳曰〕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于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于殷國必將滅亡

〔案曰〕馬云參字累在上者累字乃俗書不成字說文作㽕在卷十三上糸部注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畾聲方追切疑馬實作纍釋文引之變从俗作累耳參字在卷七上晶部注云商星也从晶㐱聲所今切又參字注云曑或省其義

似皆與㬎無涉而馬云云者蓋㐱參星名而其象三星相連故易繫辭傳參伍以變說卦傳參天兩地參皆讀三天下數極于三㐱字从晶从㐱其上皆有㬎綴之形故傳云參列而馬以爲㬎在上也南有嘉魚詩云甘瓠纍之毛傳云纍蔓也紂居高位而其惡㬎綴蔓衍故云多參在上也今隸書㐱字之上改从厽變三圓形爲三銳形果爾則當在卷十四下之厽部不當在晶部而馬亦直當言厽在上不當言㬎在上矣非馬與說文違乃隸書誤也唐元度九經字樣日部云曇㐱音森商星也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字从厽厽音累唐氏變三圓爲三方然尚知二字不同則未爲大謬也再攷鄙忠恕汗簡卷中之一亦有㐱字且注云日岑切見尚書

觀此則知西伯戡黎中㐱字古文尚書本从㐱不从厽也乃玉篇卷下厽部第三百五十六云厽力捶切累瓚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七貪切此已誤會又云參干合切相參也分也即三也又所今切星名亦作曇此則直以从三銳形者與从三日者合爲一字其誤甚矣玉篇經孫強改壞非顧野王之舊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一終

靈川舉人秦培墦對字

尚書後案

商書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比于紂之諸父（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傳疏○皇侃論語義疏九卷○孫奭孟子疏卷○邢昺論語疏十八卷○陳櫟書傳纂疏三卷○僖十五年左傳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論語疏十八卷○邢昺論語疏十八卷）王曰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尚書疏卷二下）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疏曰〕鄭以微箕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云入爲卿士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也

〔案曰〕鄭云微子與紂同母云云者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世家云微子帝乙首子紂之庶兄論語微子篇馬注亦但云紂庶兄不云同母呂覽仲冬紀則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時尙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此鄭所本鄭注此條見梁皇侃論語疏皇疏久亡日本根伯修與神君

彝倶遊下毛足利學得其藏本刻之平安服元喬序據彼稱爲鄭元尚書注詩大明疏引鄭書序注與此義同而文則異故兩存也鄭又云父師者三公也云云者東晉晚出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篇鄭所不見而此注與之合者地官序官有師氏保氏秩中大夫下大夫鄭注云書序曰周公爲師名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彼疏云書敘是君奭敘云聖賢兼此官者名公周公爲三公分陝以周公聖下兼此師氏名公賢下兼此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本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乃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

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改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始終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直至周禮方以三公兼師保賈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初制成王作周官改爲三公直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雖無周官篇而逸文或別有傳于人間者趙商得援爲問魏晉人采取成篇故與鄭義合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即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即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兼師保而不特設虞夏商周皆然惟成王周官改易古制特立三公直名師保至周禮旋即復故也鄭以少師爲太師之佐乃不言三孤而必言孤卿者三公又兼六卿一公兼二卿若小宰佐太宰小司徒佐大司徒小宗伯佐大宗伯小司馬佐大司馬小司寇佐大司寇小司空佐大司空此內擇賢者以一人兼二職是爲三孤孤卑于公直與六卿並列爲九故名孤卿也攷工記云九室九卿朝焉彼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彼疏云昏義以夏之九卿謂三孤與六卿爲九此云九卿亦謂周之三孤六卿爲九卿又云九分其國之職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

之屬彼疏云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爲三分三公治之三孤佐三公是也鄭又云三公箕子爲之者五行志劉歆以爲殷箕子在父師位是也又云孤卿比干爲之者論語孟子每以箕子比干竝稱太師既是箕子知少師是比干也鄭又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者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按戴黎之黎在潞安府長治縣鄭以爲圻內潞城榆社與長治相連故亦圻內紂都朝歌在衛輝府淇縣黎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于河北地形西北贏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又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義也鄭又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論語微子篇馬注同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李鼎祚引虞翻注云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服虔杜預以箕子紂庶兄因微子牽合致誤也尚書左傳疏引鄭尚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篇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比干爲紂諸父甚明鄭必連比干言之但引者不全耳故以意增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疏曰〕鄭元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訓或爲邦重文作域則或卽域字韓詩商頌奄有九有則域有同故或爲有史記亦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亂治釋詁文政之言正常訓也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釋文曰〕沈徐直金反酗況甫反

〔馬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我紂沈湎酗酒嗇敗亂湯德于後世〔疏曰〕說文云酗酒嗇也酗酒一物謂醉而發怒

〔案曰〕馬云云者禮祖有功商頌屢稱烈祖毛鄭皆以爲湯他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無稱祖者故知我祖謂湯湯爲上世故下爲下世也沈酗于酒史記作沈湎于酒湎字義見酒誥當从之皇甫謐妄改爲酗傳則云沈湎嗇敗說文十四下酉部酗字注云醉嗇也从酉句聲香遇切嗇字注云酗也从酉嗇省聲爲命切而無酗字疏强改說文以資附會皆非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釋文曰宄好呼報反宄音軌〕

〔傳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于外內

〔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

事（尚書疏作王注○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六卿典士相師效非度（疏）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

〈案曰〉馬以度爲法度者說文三下又部云度法制也从又庶省聲是也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尚書疏○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案曰〉鄭云凡猶皆也者史記云皆有罪辜是凡爲皆也又云爵祿無常得之者則鄭意以獲之言得而已經無得中之義傳說非也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釋文曰反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厓五皆反又宜住反讎常用反）〈傳曰〉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其爲敵讎言不和同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水無涯際無所依就

〈案曰〉史記云小民乃並興則此經方興當訓方爲並傳說非也說文云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儀禮鄉射禮云不方足鄭注云方猶併也是方之義爲併鄭又注鄉射禮云並併也又注聘禮云今文並皆爲併則並並併同字方訓併則亦得訓並也淪喪史記作典喪禮記曲禮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鄭云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典喪則國從之故以涉水無津厓爲喻作

淪者非以典字之上冊稍似淪故誤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越于也者釋詁粵于也越粵同也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前已呼父師少師故云重呼也

我其發出狂釋文曰出尺遂反○案曰狂史記作往裴駰集解引鄭注亦作往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解○王應麟困學紀聞傳曰我念殷亦已發疾生狂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狂作往故爲此訓也此篇原爲微子欲去殷訪于箕子比干而作上文言殷之亂已詳此處正當結出出七本意以爲下文發問正文晚晉本改爲出狂孔傳以爲微子自發狂疾非也

吾家耄遜于荒釋文曰耄字又作旄莫報反

鄭曰耄昏亂也尚書疏馬曰卿大夫稱家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在家耄亂故欲遜出于荒野言愁悶疏曰在家思念之深不堪耄亂故欲遜出于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

案曰鄭云耄昏亂也者此節鄭本今無攷疑當作旄也知者老字从毛从人从匕再加毛作耄則不成字說文所無不可用也此經釋文云又作旄攷說文卷四上眊目少精也从目

毛聲虞書耄字从此匹報切今此經鄭云昏亂則正當作眊而作旄者旄在說文卷七上从部本幢也古字通用故耳至呂刑耄荒釋文云亦作𡈽此乃𡈽字之誤說文八卷上老部𡈽字注云年九十曰𡈽从老从蒿省是也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則陸德明所見曲禮本作旄要之呂刑曲禮皆當作𡈽耄者誤作旄者通耳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皆以旄爲𡈽既可通𡈽則亦可通眊矣今徵子呂刑及僞大禹謨耄期凡當作眊𡈽或通旄者皆改爲耄此則僞孔之謬也說文虞書耄字从此一句必唐人妄增蓋虞書無耄字僞大禹謨許愼不見也徵子自言吾若長囚守在家則昏亂相尋故欲爲

遜荒之計庶幾國雖亡而猶可以保我卿大夫之家乎徵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而史記作吾家保于窓徐廣曰一云于是家保正此意傳及正義乃作愁悶而欲出遊解如此閑情與宗社存亡之計何涉而猶待訪問耶周易遯象傳云君子以遠小人李鼎祚集解載侯果說云羣小浸盛君子遯之高尚林野所謂吾家耄遜于荒也然此乃徵子自言欲遯若指他人語反寬緩且耄字從來亦未有作賢人解者侯說亦非馬云云者說詳洪範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釋文曰隮子分反切韻祖稽反）

馬曰躋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肅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徵子求教誨也）隮隮（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

家集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隮隮墜如之何其救之〔疏〕解曰昭十三年傳小人老而無子知隮于溝壑矣故王肅云隮隊壑也

〔案曰〕馬云云者史記作躋說文卷二下足部云躋登也商書曰告予顛躋觀此注馬亦作躋與史記說文同也晉人作隮說文卷十四下阜部無此字張參五經文字卷中阜部云隮子計反見商書此未足據毛詩鄘風朝隮于西曹風南山朝隮商頌聖敬日躋毛傳皆訓升春官眡祲十煇九曰隮先鄭亦訓升以隮爲墜疑猶以亂爲治也微子欲去而恐顛隮于非義故欲箕子指而教之王孔非是若之何其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嫄禮記曰何居陳櫟書傳纂三吾等書傳會選三卷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疏〕三卷C劉

〔案曰〕鄭云其語助也者古其字作丌說文五卷上丌部云下基也象形讀若箕鄭以爲語助亦取下基也引禮記者檀弓篇文彼注亦云居讀爲嫄姓之嫄齊魯之間語助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尚書疏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案曰〕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者鄭以微子並呼父師少師而告之今荅者獨父師箕子而比干無言故解之以其志在殉國故也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
人〔釋文曰咈扶勿反耆工日反長竹丈反○案曰天毒降災荒
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蓄亡殷國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
古毒篤竺二字皆通也〕
〔傳曰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上
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臥仕之賢不用其教
法紂故〕
〔案曰傳以咈爲違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彼卽引此文以證
是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耆大雅行葦亦
云以祈黃耆毛傳云耆
老也孔疏引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孫炎曰耆面凍黎色如
浮垢儀禮士冠記鄭注賈疏並同
今殷民乃讒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釋文曰讒如
字又仕銜反犧許宜

反○說文犧宗廟之牲也从牛羲聲古字注云賈侍中說此非
古字秦詛楚文曰圭玉羲牲然則古犧字止作羲
〔鄭曰犧純毛牷體完具周禮三十六卷馬曰因來而取曰犧
秋官犬人疏〕
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釋文○史記宋世家集解傳曰自來而取曰
讒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
牲用相荅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曰讒竊同文則讒
是竊類釋詁云讒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讒也說文云
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知色
純曰犧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
是體具知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犧牷牲
既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知器實曰用也漢
魏以來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

也盜而無罪政亂甚也

〔案曰〕鄭云犧純毛牷體完具者孔傳同孔亦偶有襲取鄭義者也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彼承毛之之下而言必用牷物且以牷與尨對言則是牷爲純毛而此以犧爲純毛牷爲體完具者蓋牷有純義彼文止言牷以牷兼純毛體完二義此則犧牷對言當分兩解牷字从全當爲體完則犧爲純毛可知馬云因來而取曰攘者論語攘羊周生烈曰有因而盜孟子攘鷄趙岐曰取自來之物是也往盜曰竊若論語賞之不竊皇侃曰竊猶盜也是也天曰神地曰祇者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之禮是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名敵讎不怠〔釋文曰讎如字下同徐云鄭力witness反徐云鄭力翫反〕

〔鄭曰〕斂謂賦斂也〔釋文曰馬云稠數也斂賦斂也〕〔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名敵讎不解怠

〔案曰〕鄭馬云云者讎斂即重賦也傳既云重賦又添出斂聚怨讎一解殊爲岐誤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釋文曰瘠在盬反〕

〔傳曰〕上下有罪皆合于一法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

○〔案曰〕說文卷二下足部退斂也从辵貴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薄遘切以敗爲退又誤作周書

〈傳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浸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言欲以死諫紂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釋文曰刻音克）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釋文）〈傳曰〉我教王子出合于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于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案曰〉馬云云言也刻侵刻也者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賢焉帝乙嘗欲立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太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賢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于子子若不出必同爲紂所誅宗祀絶矣傳解刻字之義雖似與馬意微異大旨亦合也王充論衡本性篇引此經乃云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又南之云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父師之言而謬以爲微子之言又以刻作孩以王子爲紂以不出爲性惡不出衆庶皆非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釋文曰靖馬本作清顧音故伐漢人表作卑鼓是顧有鼓音禮徐音鼓○案曰毛詩韋顧既言鄭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則知顧可从上聲讀也）

〈馬曰〉清潔也（釋文）〈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將與紂俱臾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疏曰〉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于仁也

〈案曰〉馬云清潔也者孟子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是也孔作

靖訓爲謀釋詁文亦得備一義也

又案曰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于比干已死後復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則尚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別有其人即名疵強者是此司馬遷說也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裴駰不明遷之意于世家所引微子篇文仍引孔傳鄭注而又云比干已死而云少師似誤此益錯會史記之文耳然史記雜采古書不必悉本安國其言不足據而鄭康成注微子云箕子紂諸父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則鄭意固以微子所告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矣非疵強也（李翰比干稱云貞觀十九季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鄭師祖孔學其說本于安國不可易也且太師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太師不可稱父師父師必是箕子而少師之爲比干可知矣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史記亦云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愚謂武王克殷時微子未必面縛自

詣左傳史記皆不可信也論語微子去之馬融注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就既定卽先決計長往武王求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武王崩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也若使宗國阽危之時則恝然而遠引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而來歸孔子肯以仁許之耶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二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尚書後案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太誓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一作東觀兵至于孟津）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尚書大傳○尚書疏○詩十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又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趙岐孟子注○孫奭孟子音義卷下○史記周本紀○又裴駰集解○水經五卷河水酈道元注○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帝王部創業篇）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惟四月見大傳鄭彼注云周四月則是建卯之月也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承文王季數

不改元十一季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之心此正敘觀兵事四
月者十一季之四月也史記作九季者疑非說已詳書序云
太子發者鄭大傳注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白虎
通爵篇云天子之子稱太子引此經下文太子發升舟以證
白虎通說意與鄭合但稱太子固爲卒父業實亦因武王謙
未敢遽稱王及魚入舟火流屋諸瑞畢臻然後稱王故也馬
云畢文王墓地名也者史記魯世家言成王葬周公于畢從
文王揚子法言卷九君子篇或問仙有諸曰伏羲神農沒黃
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又漢書
卷三十六劉向傳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鹵
北四十里是文王墓在畢故馬云云祭于墓而後啓行明奉

父命也鄭云六軍之兵東行者天子六軍時武王已備其制
也鎬京在西紂都朝歌在東故云東行也
〔又案曰〕太誓一篇出于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復皆有之眞孔
氏舊書也但其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者
甚多故馬以爲疑而鄭亦云民間得王亦云後得要之鄭馬
王皆爲之注則不斥爲僞明矣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載太
誓于周本紀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皇甫謐
輩見馬王之疑之也世又共稱非伏孔所傳也遺落之文掇
取甚便也遂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
太誓其後鄭馬王本亾而此篇亦與俱亡矣秦火未焚之書
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汩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亾太

誓一篇良可惜也彼逸書藏在秘府不列學官其亡猶有說
此篇則列于學官博士所習亦竟爲僞本所奪今既搜輯鄭
馬王三家注遂采列如左又疏謂此篇爲僞而曰彼僞書三
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
達親見而云然今考史記所載猶約畧可尋前段敘觀兵後
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中下二篇亾者較
多今亦不能詳定故不復分上中下但總爲一篇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齋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
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興師師尚父左
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
者斬

鄭曰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
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馬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蒼
兕主舟楫官名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周禮三十七
卷秋官伊耆氏疏○班固白虎通卷上諫諍
篇○史記周本紀○又裴駰集解○索隱
十卷○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
冊府元龜○王應麟玉海
一百四十七卷兵制門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司徒司馬司空皆軍中有職者
餘三卿無事故不及大傳謂三公兼攝六卿非也鄭云師尚
父文王于磻溪所得云云者尚書中候雒師謀云文王在豐
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王趨
拜曰望公七季矣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卤伯
出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

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鄭注本此毛詩大明傳云尙父可尙可父是尊之也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亦云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與鄭合也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手部云把握也又戉部云戉斧也今作鉞从俗也鄭又云號令之軍法重者說文口部云令發號也是號令相類故云號令之而號又嚴于令故云軍法重者也淮南子卷六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卽是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也蒼兕馬以爲官名當別有據而王充論衡是應篇云蒼兕水中之獸也時出浮揚一身九頭善覆人船尙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說非也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令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詩周頌思文疏○禮記六卷檀弓上疏○論語疏二卷○

鄭康六經奧論二卷○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漢書五十六卷董仲舒傳○終軍傳○司馬相如傳○後漢書八十卷上杜篤傳李賢注○宋書二十七卷符瑞志○許愼說文十一卷上水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爵篇○太平御覽○冊

府元龜○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十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十三卷○童宗說唐柳先生集注釋一卷

案曰鄭云白魚天之瑞者詩疏及後漢光武紀注引中候合符后云武王度孟津白魚入舟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云授右注右助也而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與中候意同是天之瑞也云白殷正色者禮記檀弓云殷人尚白是也云今尚仁人在位者謂微子箕子比干三仁也鄭知此時三仁尚在者周本紀既載此經下乃云是時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還師歸居二季聞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猶在也云得魚瑞即變稱王者鄭以中候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而此經升舟稱太子白魚入舟下即云王跪取故以爲得魚後變稱王也釋丘云涘爲厓說文水部云涘水厓也从水矣聲牀史切引此經以證故云涘厓也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者祭天之禮本用特牛此因受瑞而報祭即以所得魚爲牲是權時之禮故云變禮也馬云魚兵象非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鴟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王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鴟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爻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

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苾應周尚赤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季矣穀蓋牟麥也詩曰詒我來牟〔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鵬摯鳥也明武王能伐紂（尚書大傳注○詩十六之周頌思文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史記周本紀集解○又又索隱一卷○漢書董仲舒傳○宋書符瑞志○董仲舒春秋緐露卷十三同類相動篇○冊府元龜帝王部創業篇○王幼學綱目集覽七卷漢成帝紀）

〔案曰〕鄭云五日燎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祭之第六日也云王屋王在之舍上者時在師中不宜有屋故以舍上解之謂軍行舍止張帷幕爲宮若周禮掌次云師田則張幕是也馬云王所居屋當亦謂所止舍處但未見舍止之義不如鄭確也云鵬當爲鴉而又云鴉烏也

者據書說禮說實是烏非鵬書大傳引此經云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董仲舒對策及繁露同類相動篇略同明鵬字是誤詩小弁毛傳鶯卑居卑居雅烏也說文卷四上隹部雅楚烏也一名鶯卑居秦謂之雅攷說文雖云短尾隹長尾烏而通者甚多雕篇文卽作鵰鵰二字皆左聲右形其右从烏从隹皆可故鄭注鴉毛傳說文皆作雅而其左周篆作周牙作肖因相似致誤故云鵰當爲鴉但鴉本从牙聲而牙古音吾則鴉亦音吾古字音近者同用則烏音烏呼之烏與吾音本通自是一物故毛傳連稱爲雅烏而說文亦以秦人所謂雅卽楚烏鄭亦云鴉烏也馬云摯鳥者其說無據亦不如鄭確也書說禮說者皆緯書也未詳其書名緯書

而謂之說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者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烏有孝名者說文云烏孝鳥是也王充論衡卷十七指瑞篇亦云魚水精白者殷之色烏孝烏赤者周之應氣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絶色移在周矣說皆與鄭合又卷十六講瑞篇云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鄭以流爲變是亦言赤非烏色由火變成與充合也又卷三初稟篇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文武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烏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復用魚烏命武王也充所引乃漢經師相傳舊說皆與鄭相發也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者據詩思文疏本書緯旋機鈐及合符后文彼注云稷好農殖今烏銜穀故云紀之是也云天意須暇紂五季者多方云予一人惟五季須夏之子孫夏暇通鄭彼注云天覩紂能改待暇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踰季即位爲八季至十三季誅紂是帝五季爲須暇也云武王即位此時三季者帝三季也八季即位至此十一季適帝三季未滿五季見未可誅紂鄭具言此是解五至之意也思文疏雖言太誓不解五至而于合符后解之然于解舉火烏下將解銜穀而具言此是明以天意爲五至示武王當待五季一至爲一季也云穀益牟麥者牟難通以禮說言穀芒說文卷五下來部云來來難一麥二𪉡从詩疏所引今作縫非象其芒刺之形牟麥正穀之多芒者又言王

命曰爲牟知此經穀即詩來牟也來牟漢書三十六卷劉向傳引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來古讀釐釐麰即來牟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思文疏云合符后注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至爲當異日言五至以穀是第五至乃有穀然則本因烏銜來呼來牟後又爲行來字也茂釋詁云勉也緜露引同對策又引作復音同通用也茂哉即下文勉哉益喜得此瑞而即戒以天命之不可恃漢書七十七卷劉輔傳云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是正說此經茂哉茂哉恐恃之之義也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周禮二十五卷春官大祝疏○儀禮二卷士昏

〔案曰〕周禮大祝疏引此稱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然則此節正當在此其云周公書殆即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所謂君臣動色相戒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詞皆曰帝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鼜譟師乃揖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尚書大傳○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又二十之二卷魯閟宮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說文十二卷上手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禮樂篇○史記周本紀○漢書四十六卷婁敬傳○宋書符瑞志○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人事部○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此一節集合諸文而鈔之諸侯咸會而不竟伐者爲欲須之五年也來古音釐來時詞諧韻也大傳引維丙午至前

歌後舞云云不言書曰據諸文當爲太誓故并惟丙午六字亦以爲經文也還或作逮誤也鼓鼗譟者鼓從支旁支小擊也鼓亦擊也鼗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大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譟讙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讙譟耳說文搧搧也从手旁聲周書曰云云搧者拔兵刃以擊刺詩曰左旋右抽說文所引不知何本據彼以爲擊刺而大傳作搧鄭注搧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似與上下文義尤相合讙呼之聲徹于天地其喜如此管子卷十三白心篇云臣代其君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房元齡注云謂之篡豈能使紂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于理是也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皆攷十一季觀兵還師之事乃太誓之上篇也晚出僞本以觀兵事但從武王口中帶述觀政一句于是後儒遂不信有此事且此篇原係敘事多詞令少今僞本則三篇皆武王語罪狀紂者排疊堆垛已甚而當時實事盡遺割棄于是白魚火烏世且指爲怪誕不知履帝敏歆元鳥生商亦其類也豈可廢乎即或史臣增飾未可盡信如孟子之疑武成可也豈得斥武成爲僞哉

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尚書大傳○詩譜序疏○又十一之一卷小雅鴻雁箋○又十二之一卷

小雅正月疏○說文三卷下支部○史記周本紀○史繩祖學齋佔畢三卷

案曰自此以下爲太誓中篇之詞十三季史記作十一季今據鄭說改正攷史記所述季分皆誤其說已詳序太誓全篇已亡今以意定之而斷以此節爲十三季伐紂事者據孔疏上篇敘觀兵中下二篇敘伐紂今本紀前一段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其爲敘觀兵事固甚明其下卽繼以魚躍火流二段其下卽繼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皆檃括上篇經文也其下卽繼以居二季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其下卽繼以此節之文則此節爲中篇敘伐紂事無疑況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與此合尤有確據也前已改九季從他文作四月此無他文可從只得直改作十三年然上文一段不入經而此節入經者上文一段乃史遷述武王所以不可不畢伐之故語氣不似經文且裴駰亦不引馬鄭注此節則與孜孜無怠句相連孜孜句據諸家皆引作經文則知上三句亦經文矣且有此季月方見眉目耳十二月本當爲一月周一月殷十二月也

又案曰詩譜序疏云太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毋怠天將云云然則毋怠與天將文連此乃第二次興師伐紂而諸侯勸勉武王之言說文孜汲汲也从支子聲周書云云子之切史作孳古字同也鴻雁箋引下二句而疏云言天將有立

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東晉晚出僞本云元后作民父母語實本此而改爲武王語則奪矣

司馬在前

〔王曰〕司馬太公也（詩大雅大明疏○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王以司馬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春官太祝疏）

〔案曰〕雜采諸文不能定其先後約畧編之格正也正言疑即下文正稽古云云之說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季不天之大律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鄭樵六經奧論二卷○漢書郊祀志○又刑法志○又平當傳○後漢書四十卷下班固傳李賢注○舊唐書一百二卷褚无量傳○文苑英華七百六十一卷褚无量皇后不合祭南郊議○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史繩祖學齋佔畢三卷○翻譯名義集九卷）

〔案曰〕鄭云丕大律法並釋語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劉向說苑二卷臣術篇○洪邁容齋續筆一卷）

〔案曰〕劉向親校古文秘典所引太誓爲可信漢武帝紀元朔元季詔議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有司奏議曰附下罔上云云與說苑文同益太誓漢初已盛行故引之者多以上疑皆周公之格言繼諸侯孜孜之語而進者

天子發拜手稽首（周禮春官太祝疏）

〔案曰〕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

言以下天子發拜手稽首言以下則其間自有文然既相承引之則是武王聞周公所陳格言拜而受之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史記周本紀

〔案曰〕自此以下爲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衆庶盤庚殷爰有衆牧誓乃誓子其誓相類凡誓誥篇首皆有之故定爲經文武王乃爙誼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爲後人填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誼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案曰〕谷永傳及敘傳皆引此經師古皆以爲今文尚書蓋此篇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本有之師古既以梅賾所獻爲眞古文遂目此爲今文其實不然則鄭所傳壁中古文亦載此篇與伏生合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馬曰〕毀壞三正動逆天地人也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漢書禮樂志○又五行志○又谷永傳○又敘傳○荀悅漢紀孝昭皇帝紀

〔案曰〕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者鄭意以王父母弟卽從父昆弟與己同祖者故以爲祖父母之族鄭又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不謂之曰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

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案此事見史記樂
書又見韓非子卷三十過篇王充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呂
氏春秋卷一孟春紀高誘注正所謂爲淫聲變亂正聲者也
馬云云者說見甘誓

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史記周本紀
裴駰集解

案曰鄭云夫子丈夫之稱者檀弓曾元稱曾子爲夫子鄭彼
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則
夫子似尊貴之稱今此經上文云告于衆庶則下及賤者而
云夫子故解之以其亦得爲丈夫之通稱故也征誅大事不
可屢試觀兵之後此爲再舉矣若不成則無復來之理故申
戒之曰不可再三上節陳紂罪此節明己志其文多與牧誓
相同然史記既載此二節于前又載牧誓于後明係兩篇之
文非複出也且裴駰于此二節皆引馬鄭注則其爲太誓經
文無疑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三終